

研究論文

台東福佬客家通婚與語言保存：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分析*

張學謙、賴佳珍**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摘要

通婚常導致弱勢語言流失。客家族群與外族通婚的比例高，其中尤以福佬跟客家通婚的最多。家庭是母語保存的最後堡壘，客語在福佬客家通婚的家庭保存與流失的因素值得探討。本研究從家庭語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的理論出發，藉由分析福客通婚家庭的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管理，探討家庭語言政策與客語保存的關係。

* 本文為國科會《家庭語言政策與語言保存》（NSC 101-2410-H-143-009-MY2）研究計畫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國科會補助。

** 張學謙，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通訊地址 95092 台東縣台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 號，電話 089-517770，E-mail hakkhiam@gmail.com。賴佳珍，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教師。

本研究採多重個案分析法，挑選台東 12 個福客通婚家庭，進行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研究。研究發現福客通婚的家庭，母語都有流失，轉向華語的現象。本文從家庭語言政策的觀點探討客語保存與流失的相關因素。客語流失的原因為家庭缺乏客語實踐，又缺乏足夠的語言意識形態支撐，因此，也少有家庭客語的管理規劃。客語流失並非不可逆轉，本研究從家庭語言政策理論，歸納促進語言保存的相關因素，可以做為後續客語復振的參考。

關鍵詞：福佬、客家、家庭語言政策、語言保存、通婚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Holo and Hakka Mixed Families in Taitung: A Multiple Case Study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Hak-khiam Tiun, Chia-Chen Lai ¹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Chung Cheng Armed Forces Preparatory School

Abstract

Intermarriage often leads to the loss of minority language. Among numerous cases of intermarriages between Hakka and non-Hakka people, the majority of cases are the intermarriages between Hakka and Holo. As family is the last fortress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factors relating to the maintenance and loss of Hakka language in Hakka and Holo mixed fami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his paper seek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and Hakka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Hakka and Holo intermarriage families.

The multiple case study method i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investigating twelve families of intermarriage between Hakka and Holo

¹ Hak-khiam Tiun,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No.369, Sec. 2, University Road, Taitung City, Taitung County 950, Tel:089-517770, E-mail: hakkhiam@gmail.com. Chia-Chen Lai, Teacher of Chung Cheng Armed Forces Preparatory School.

people in Taitung. Data are collected through observ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nalyzed in terms of language practice,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both Hakka and Holo are declining, and are shifting toward Mandarin in mixed families. Hakka language shift in mixed famil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Hakka language practice, coupled with insufficient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language ideology support. The decline of Hakka is not utterly irreversible. Implications of Hakka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provided for the revival of Hakka languag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Hakka, Holo,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Maintenance, Inter-marriage

一、前言

台灣各族群的母語除了華語以外，都有流失的現象。前行政院副院長葉菊蘭曾於全國本土教育研討會中提出警訊，她說：「閩南語正在『掛號中』，客家話已進入『急診室』，而原住民語則已住進『加護病房』」（黃以敬 2003）。家庭是族群語言最後的堡壘，但是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學者的研究就發現華語入侵親密的家庭領域，華語取代母語成為家庭用語（Young 1988；黃宣範 1995；曹逢甫 1997；Sandel et al. 2006；蕭素英 2007；Chen 2010）。陳淑娟（2004：237）指出台灣家庭語言的轉移趨勢：「在年輕一輩的語言使用中，舊有的家庭語言已逐漸退出家庭領域，取而代之的家庭語言是華語。」家庭是弱勢族群習得母語最主要的場所，兒童未能在家庭習得母語，母語可能成為「瀕危語言」（endangered language）。²¹

客家人占台灣總人口的 12%（黃宣範 1995），人口數雖然遠多於原住民族（1.7%），不過語言流失的嚴重程度可能和原住民族不相上下。² 曹逢甫（1997）比較原住民、客家與福佬族群的母語能力和國語能力，結果發現母語能力喪失最多的是客家人，其次是原住民，最少的是福佬人。曹逢甫（1997）的調查還顯示國語已經入侵到三個族群的家庭，而客家族群使用最多的國語。在強勢華語入侵家庭領域之下，客語和原住民語言同樣面臨語言死亡的威脅。羅肇錦（1989：22）提出客語滅種的警訊：「阿公講話孫子聽唔識，孫子講話阿公聽雷，子孫三代，強強變到別種人，這款危機，繼續下去，客家只有消滅一條路。」

¹ 學者將瀕危語言定義為：族語人口在二十歲以上，但是五歲到十九歲這個年齡層不會說族語（McConvell and Thieberger 2001: 54）。

² 福佬人佔台灣總人口 73.3%（黃宣範 1995），是台灣最大的族群，其母語（台語、又稱福佬話）流失，雖然不比原住民語或客家話嚴重，卻同樣有母語流失、轉用華語的情形（聯合報 2002；Sandel et al. 2006；蕭素英 2007；Chen 2010）。

面對母語流失，官方的做法是透過學校的母語教育，搶救急劇流失的本土語言。不過，相關的調查顯示，母語持續流失、轉向使用華語的現象，並未因為實施母語教學而停止流失（蕭素英 2007；Chen 2010）。過去以官方主導語言規劃，不注重家庭、社區的語言規劃，因為未能對症下藥，官方政策未能影響家庭的語言使用，無法確保母語傳承。傳統的語言政策只限於國家層次的宏觀規劃，近期的語言政策研究則將觸角延伸到包括家庭和社區等領域的語言規劃（Cooper 1989；Spolsky 2004）。新興的家庭語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突破過去將語言政策狹隘的定位，從微觀的角度，探討家庭的語言政策規劃、實施的過程及其結果。Spolsky（2004）提出語言政策的三大面向，包括：語言意識形態、語言實踐及語言管理。鑒於家庭為母語保存的核心，家庭語言政策的研究取向，對語言保存與復振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般認為通婚比內婚更容易造成語言流失，並且流失的通常是弱勢語言（Yamamoto 2001）。梁世武（2009）參考相關的人口統計資料指出，客家人與福佬人通婚比例最高。通婚家庭通常導致弱勢族群語言流失，福客通婚常見客家話被福佬話取代的現象。本研究以多重個案研究法，探討台東地區福佬和客家通婚的家庭（以下，福客通婚家庭）中，客家話保存與流失的相關因素，採用 Spolsky（2004）的語言政策概念為分析架構，試圖描繪福客通婚家庭語言政策的樣貌及其與客語保存的關係。

本論文前言之後，第二節呈現客語保存狀況及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基礎；第三節簡介研究方法；第四節為結果與討論；最後第五節是本文的結論與建議。

二、客語保存狀況、家庭語言政策及挽救語言流失理論

(一) 客語保存狀況

黃宣範(1995)調查台北市居民語言傳承的程度，結果顯示客家話在兩代之間的衰退率比大陸方言還要嚴重。黃河、陳信木(2002)調查台灣地區客家家庭客語使用的情形，調查發現目前客語聽說流利的客家人，多為 50 歲以上的長輩為主；無法聽與說客語的，則以十八歲以下、戶長的孫子女、兄弟姊妹的配偶、或其他親屬等族群為主。陳淑娟(2007)以閩、客雙語的大牛欄及泰雅族水田部落為研究對象，發現母語活力急劇下降，母語快速轉移到華語，並預見這兩個部落的語言生態朝華語單語化發展的趨勢。張麗君、郭珍姘(2005)便針對美濃地區家長的語言能力來調查幼兒在家語言使用的狀況，雖然家長絕大多數都具備雙語能力，但面對幼兒卻有不少家長偏向使用華語。以上資料顯示，客家民眾的客家話流失嚴重，且客語能力隨著世代遞減而低落，客家話的世代傳承正面臨極大的危機。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從 2002 年開始，連續幾年進行的一系列全國性的客家話使用調查。彭文正(2009)歸納分析客委會 2005 年到 2007 年連續三年所做的「台灣客家民眾客家話使用狀況調查」指出，有高達三分之一的客家民眾和自己父親幾乎不講客家話，且比例逐年上升；超過一半的客家民眾幾乎不和配偶說客家話，且有增加的趨勢；將近一半的客家民眾幾乎不和子女說客家話。2010 年的客家話使用調查，客語使用狀況稍微好轉，幾乎不和子女講客家話的比例降至約三分之一(30.8%)(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0)。

通婚常導致弱勢語言流失，有不少研究都探討福客通婚家庭客語保存的狀況。陳信木(2003)研究台灣地區客家人口婚配模式的調查指出，隨著年齡降低，客家人口內婚率下降，外婚率相對升高。台北

地區客家話人口流失嚴重，通婚家庭客家話的流失率在 30% 以上（黃宣範 1995）。客委會在歷年的客家話使用狀況調查中也指出，若配偶群體非客家人，與子女或夫妻間使用客家話溝通的比例皆不到一成（楊文山 2010）。徐毓莉（2006）在〈客家文化傳承系列報導／語言篇〉中引用相關統計，顯示通婚家長的族群與對客語傳承有所影響：以台北為例，福客通婚，客家女性嫁給閩南男性，子女會講客家話的比例為零，客家男性娶閩南女性，子女會講客家話的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報導中甚至以「爸爸是閩南人，媽媽是客家人，孩子是外省人」這樣的說法，來影射當前社會福客通婚下母語流失的普遍情況。

（二）家庭語言政策

家庭語言政策是晚近發展的語言研究領域，King 等人將家庭語言政策定義為「關於家庭成員之間語言使用的明確（explicit）、顯明的（overt）的規劃」（King et al. 2008：907）。一般文獻常將語言政策定位在國家的層次，如 Cooper（1979），亦即由政府主導，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語言干預行動。過去官方的語言規劃不注重家庭、社區的語言規劃。Spolsky（2004）語言政策觀經常被引用來當作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基礎，他將語言政策分為三大部門：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管理。語言實踐就是語言選擇；語言意識形態也可稱為語言信仰，指的是對語言本身或語言使用的情感和信任；語言規劃則是通過各種干預來改變或影響語言實踐。Spolsky（2004）認為家庭層級的語言政策，同其他社會領域一樣，也能夠以語言意識形態、語言實踐及語言管理加以分析。

King et al.（2008）則根據 Cooper（1989）的語言政策分類法，提出家庭語言政策有三個領域：地位規劃、文本規劃以及學習規劃，建構出家庭語言政策的分析架構為：「照顧者嘗試影響那些家庭成員的哪些（語言）行為，為了甚麼目的，在甚麼情況下，以甚麼方式，透過甚麼樣的決策過程，達成甚麼效果？」（King et al. 2008: 910）。

過去國家層級的語言政策傾向於關注在宏觀的議題，例如語言的意識形態或是態度等，對於微觀的議題如語言互動模式及語言實踐較少注意，故成效有限。Curd-Christiansen (2009) 的家庭語言政策將 Spolsky 的語言政策架構放到社會語言脈絡中，結合宏觀與微觀的因素，提出形塑家庭語言政策背後多種多樣的元素，包括社會語言、社會文化、社會經濟以及社會政治面向，並據此提出了一個家庭語言政策的模式。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多重個案研究法，以「目的性抽樣」來決定研究對象，以期能抽取為本研究主題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樣本，並透過觀察與訪談收集資料再加以分析，以了解家庭語言政策與語言保存的關係。

Schwartz (2010) 回顧 1998 至 2008 年家庭語言政策的相關文獻，指出家庭語言政策的研究方法最常使用的是質性研究法，特別是深度訪談、半結構式的訪談，並主張運用三角測量法，多方進行研究。本論文採用屬於質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法，以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的工作。

台東地區是研究客語家庭保存的一個理想場域。根據客委會的報告，台東客家人口比例為 19.9%，居全國第七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0）。台東的客家家庭中，雙親皆為客家人的比例為 41.6%，與其他族群通婚的比例有 58.4%，其中客家人與福佬人通婚的比例有 43.9%，高於客家族群內婚的比例。因此，本研究鎖定台東地區福佬客家通婚家庭，透過個案研究法，選定十二個家庭，深入了解其家庭語言政策與語言保存的結果。

本篇論文將以「目的性抽樣」的取樣方式為主，以台東地區為限，

家中尚有在就學子女，家長為福佬客家通婚的個案。除了上述這些基本條件之外，針對以下不同的條件，交叉重疊選定這 12 個個案家庭：(一) 是否為三代同堂的家庭；(二) 是否居住在客家人口密集地區；(三) 夫為客家籍，妻為福佬籍者；或是夫為福佬籍，妻為客家籍者。依據以上條件，選定的 12 個個案家庭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 12 個台東地區福客通婚個案基本資料表

個案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居住地區	鹿野鄉	關山鎮	台東市	台東市	池上鄉	關山鎮	台東市	關山鎮	關山鎮	關山鎮	台東市	台東市	
家庭型態	三代同堂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父母輩族群	客·福	福·客	福·客	福·客	客·福	客·福	福·客	客·福	客·福	客·福	客·福	客·福	
父親	教育	高中	高中	碩士	大專	高中	高中	大專	大專	高中	大專	大專	碩士
	職業	商	公	教	公	農	商	商	公	農	教	商	公
	語言	M、T	M、T	M、T	M、T	M、H、T	M、H、T	M、T	M、T	M、H	M、T	M、H、T	M、H、T
母親	教育	高中	高中	大專	碩士	高中	大專	大專	大專	碩士	大專	高中	碩士
	職業	家管	家管	教	教	農	商	教	家管	護理師	教	家管	教
	語言	M、T	M、T	M、H、T	M、H、T	M、T	M、T	M、H、T	M、T	M、H、T	M、T	M、T	M、T
子女數	4	2	3	2	2	3	2	3	2	2	2	3	
子女就學情況及語言能力	學齡前								1	1	1		
	國小	1		2			1	1	1	1			
	國中			1				1				1	
	高中以上	3	2		2	2	2	1			2	2	

子女語言能力	M	M、T	M	M、T	M、 H、T	M	M、 H、T	M、 H、T	M、H	M、H	M	M
--------	---	-----	---	-----	-----------	---	-----------	-----------	-----	-----	---	---

(客·福：代表夫客家籍，妻福佬籍；福·客：代表夫福佬籍，妻客家籍；M：代表華語；T：代表福佬話；H：代表客語)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參考 Spolsky (2004) 的語言政策理論，將之運用於探討福客通婚家庭的語言政策。以下將個案做個統整，從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以及語言管理這三個面向，分析促進及阻礙客語保存的相關因素。

(一) 家庭語言實踐：家長語言使用對下一代客語保存的影響

十二個個案中，客語保存的個案有五個；客語流失的個案有七個，其中有一個是會聽，但是只會說簡單的會話。福客通婚家庭的語言實踐形態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不同的類型。

1. 祖父輩堅持全客語使用

個案 7、8、9 都屬三代同堂的家庭，其中個案 7 的第一代家長是外祖父母，雖然沒有確實同住在一間屋子裡，但就住在附近，天天見面，且小孩年幼時由外祖父母照顧，故亦將其列為三代同堂的家庭。這三個家庭的祖父母輩，對孫子女只講客語，而這三個個案的第三代子女也都具備客語聽說流利的能力。

個案 7 的祖父母輩都是客家籍，皆已退休，目前都擔任學校客語社團的指導老師，父母輩中的客家籍女性家長就是在祖父母親輩嚴格要求講客語的環境下長大，具備流利的客語程度。孫子女小時候也由外祖父母照顧，外祖父母對孫女講話時，一定使用客語；父母輩的男性家長是福佬籍，並不會講客語，女性家長雖然客語流利，但對兒女

講話時主要使用華語了，只有祖父母輩堅持且確實對孫子女講客語。

個案 8 的祖父母輩雖是福客通婚，但身為客家媳婦的祖母，為適應環境也學會客語，等於是跟著自己的孩子一起學客語，隨著婚姻關係的建立，祖母已經自認是客家人，對客語傳承有堅定的使命感。祖父母輩在家務農，孫子就由他們照顧，從小就堅持跟孫子講客語。雖然父母輩的客家籍男性家長因為工作的緣故，經常接觸華語或是福佬話，小時後接觸的客語已經不太會說，但家中年幼子女因為祖父母堅持只用客語跟他們交談，所以客語聽說流利。

個案 9 也是三代同住的家庭，務農，祖父母輩都是客家人，孫子女出生後，因為父母輩工作的緣故，照顧的責任就留給在家工作的祖父母。祖父母只跟孫子女們講客語，父母輩的女性家長雖然是福佬籍，但結婚後，耳濡目染，客語的生活對話也能應付。雖然父母輩都能講母語（客語和福佬話），但他們對子女主要講華語，一家人三代同處時，就是講客語，所以小孩子的客語聽說流利。

這三個個案都是母語保存的個案，也都屬於三代同堂的家庭，從語言實踐的角度來看，能促使客語在第三代保存下來，主要是因為祖父母輩對孫子女堅持全客語使用的緣故，並非祖父母缺乏華語或福佬話能力，而只能以客語溝通。訪談的 12 個個案中，祖父母輩堅持說客語的個案都是母語保存的個案，分別是第 7、8、9 個個案，其中所有的客家籍祖父母輩都具備華語、客語及福佬話的能力；而在祖母輩中，只有第 8 個個案的祖母不會講華語，只會客語跟福佬話。這三個個案的祖父母輩都具備至少兩種以上的語言能力，但仍堅持用客語跟孫子女溝通。一般而言，族群聚集地較族群分散容易保存母語。本研究的 12 個個案中，只有一個個案來自池上鄉，其家庭位於客家聚集區，子女輩平常在家裏或社區中，接觸到的以客語居多，是客語保存的個案。另外 11 個個案，分別來自台東市、關山鎮以及鹿野鄉，住家附近多為福佬人或是福佬、客家人混居。因為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未能大

規模進行量化調查，資料不足以說明，族群聚集對母語傳承的影響程度，同樣的，也因為樣本不足，無法說明祖父母輩福客通婚是否影響客語傳承。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調查報告（2005）指出，父母在家皆用客語與子女互動，則子女有 82.7% 會說流利的客語；陳春美（2012）調查客語能力佳的幼兒，其家長的態度及作法，共同之處在於：家長堅持說客語、將客語融入日常生活、並經常讓幼兒有使用客語的機會。鍾秋妹（2009）的研究則同樣顯示祖父母對客語保存的貢獻，她指出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有利於家庭維持客語的使用，因為年幼的孩子多數由祖父母照顧，受祖父母影響，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習得客語。家庭是母語傳承最好也是最重要的地點，年長者客家話能力佳，也比較習慣在家庭中使用客家話交談，將會是左右客家話傳承的關鍵因素。

2. 祖父母輩、父母輩彼此講母語，對孩子講華語為主

這一類的個案一樣是三代同堂，祖父母輩或是父母輩之間彼此使用母語交談，但對孩童都不講母語，而是以華語為主。個案 1、5、6 的家庭中，只有個案 5 的孩子客語聽說流利，個案 1 跟個案 6 的第三代子女，客語能力流失。

個案 1 的祖父母輩是福客通婚，祖母為福佬籍，不會講客語，華語也不流利，祖父的語言能力佳，華語、客語、福佬話都很流利。祖母是一個專職家庭主婦，因為最擅長的語言只有福佬話，所以父母輩的男性家長從小主要接觸的語言就是福佬話，不會講客語，只能聽得懂一些。祖父母輩和父母輩主要溝通的語言是福佬話，面對家中年幼子女時，兩輩家長主要都以華語溝通，偶爾夾雜一些福佬話。孩童平常在家庭中會接觸到的語言只有華語和福佬話，客語完全不會，福佬話很少使用，同樣也是流失。

個案 5 住在池上，務農，祖父母輩即為福客通婚，福佬籍的祖母

也學會客語，除了父母輩的女性家長客語不太會說，兩輩的家長華語、客語、福佬話三種語言皆通，但在面對第三代子女時，都以華語為主。雖然家中長輩不直接對第三代子女講客語，但左鄰右舍幾乎都是客家人，在學校也參與客語活動，所以客語保存。福佬話則是聽祖母和母親之間使用，上學之後接觸同儕團體，再加上孩子個性活潑，喜與人交談，所以福佬話也保存了下來。

個案 6 住在關山，祖父母輩都是客家人，平時都講客語，也具備福佬話能力，父母輩的福佬籍女性家長客語不流利，所以祖父母輩跟父母輩的男性家長之間彼此使用客語，對福佬籍的媳婦則使用福佬話。面對家中幼年子女，父母輩都講華語，祖父母輩也以華語為主，偶爾講客語。小孩的語言能力以華語為主，客語跟福佬話會聽，但只會說簡單的對話，兩種母語都已流失。

同樣是三代同堂，這一組的個案中，祖父母沒有堅持和小孩子講客語，但在第一代跟第二代家長之間還保留著講母語的習慣，小孩子能聽到母語的機會還是很多，所以這組個案雖然是母語流失的案例，但程度上還能聽得懂，只是說母語的能力較差。而個案 5 中的孩子之所以能夠客語聽說流利，是因為周邊環境主要是客家人聚居的緣故。

3. 家長對孩子以華語、母語混用來溝通

這一類個案的家長母語和華語使用的機率是各半。此種類型的個案只有一個，是核心家庭，混用的母語是福佬話。個案 2 是核心家庭，家中人口簡單，只有父母跟子女，總共四人。客家籍的母親客語能力只會聽一些，不會說，但會說福佬話，跟福佬籍的父親之間溝通時，混用華語跟福佬話，父母跟子女之間溝通也是華語、福佬話混用。子女完全不會講客語，客語流失，但福佬話則保存下來。

以核心家庭來說，父母這一代就是決定母語能不能傳承的關鍵，父母不對孩子講客語，彼此也不用客語溝通，孩子沒有聽，更沒有說

的機會，自然不可能保存客語。個案 2 因為父母之間彼此會講福佬話，對孩子也會國、福佬話混用，而福佬話又是孩子在外比較容易接觸到的母語，所以雖然父母沒有以傳承福佬話為志，孩子漸漸長大，接觸同儕團體，講福佬話的機會也增加，所以能夠保存下來。

4. 家長彼此以華語為主，對孩子只講華語

個案 3、4、10、11、12 中，家長平時對子女只講華語，彼此溝通也幾乎都用華語，只有偶爾講講福佬話，所以這五個個案中，有四個核心家庭，個案 10 為三代同堂家庭。這五個個案中，只有個案 10 的子女會講客語。

個案 3、4、11、12，則都是核心家庭，父母輩彼此之間溝通時雖然偶爾會講福佬話，但是對子女則一律都講華語，這四個個案，客語都流失，只是程度略有不同；福佬話流失的狀況不像客語那麼嚴重。個案 3 因為每個禮拜都可以見到福佬籍的祖父母，所以接觸福佬話的機會不少，但因為祖父母也不會強迫他們說福佬話，所以個案 3 的子女聽得懂一些福佬話，但口說不流利。至於客語則是因為寒暑假會回母親娘家－苗栗客家庄住，再加上母親偶爾會教一些客家節慶用語，所以會一些簡單的問候語跟名詞而已，所以個案 3 的家庭中，兩種母語都是流失的。個案 4 的子女會講福佬話，是因為小時候讓福佬籍的祖母照顧，再加上從周邊的朋友同學身上，多多少少接觸到福佬話，自然會講。客語因為客家籍的母親平常不以客語跟子女溝通，就算回到母親的娘家，客家親友也都以國語和孩子交談，所以客語流失。個案 11，家中幾乎只講華語，只有父母彼此交談時偶爾參雜一些福佬話，但家裡做生意，上門顧客以福佬人居多，再加上同學也是，父親表示，孩子的福佬話約聽得懂七成，但口說大約只有一半的能力，客語則是不會講也不會聽，兩種母語都是流失，只是流失程度客語大於福佬話。個案 12 跟個案 11 的狀況差不多，家中幾乎只出現華語，子女不管是客語還是福佬話，少有機會接觸，所以只有華語能力，福佬話、客語

皆流失。個案 10 的子女因為小時候有客家褸姆照顧，所以會講客語，現在雖然不用保姆照顧了，但經常會碰面，還是會用客語溝通，所以客語保存了下來。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5）調查發現中，父母客語能力降低以及家庭使用客語比例下降是阻礙客語傳承主要因素。12 個個案當中，以第四類「家長彼此以華語為主，對孩子只講華語」的家長為數最多。有些家長本身不具備客語能力，當然就無法傳承；但即使各自具備母語的能力的家長，卻受限於習慣是用強勢語言，所以不在家庭中使用母語。

父母是否跟孩子使用客語，而且堅持客語，不受孩子習慣使用強勢語言的影響，對子女的客語能力有很大的影響。客語保存的個案都是三代同堂的家庭，其中個案 7、8、9 祖父母只跟孫子講客語，由此可證，在家庭中有沒有堅持對年幼子女使用客語，對客語的保存或流失有很大的影響。

福客通婚家庭中，福佬話保存狀況也不佳，12 個個案中有七個是福佬話流失的案例。很多福佬籍的家長，本身雖然具備福佬話的能力，但在語言使用上都已經習慣使用華語。多數家長認為福佬話很容易學會，在家庭以外接觸到的機會多，自然而然就能夠學會，而客語相對較難，所以多數家長擔心客語流失勝過福佬話。Yamamoto（2001）認為通婚常導致弱勢語言流失。不過，因為華語過於強勢，福客通婚家庭福佬話和客家話都有流失的現象，不是只有客家話流失而已。這顯示，福客通婚家庭的兒童，並無法自然而然的成為福佬語和客語皆通的雙語人才，反而，而是需要主動積極的培育，才能成功。這個狀況和 Yamamoto（2001）研究的日本通婚家庭類似。

（二）影響客語保存的語言意識形態因素

根據 Curdt-Christiansen（2009）所提出的家庭語言政策的模式，

語言意識形態在整個語言政策的形成模式中，居於中心的位置，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但也會影響家庭語言的實踐，接著進一步形成家庭語言政策。幼童能不能保存母語，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是非常關鍵的。本節討論 12 個個案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對客語傳承的影響，以及家長對母語教育的看法。

1. 客家隱形化不利語言保存

在訪談中，我們也觀察到弱勢族群為了自保，隱藏其客家身份，連帶的造成客語不保的狀況。個案 9 的客家籍父親提到，客家人自覺弱勢，有時候會講福佬話來掩藏自己的客家身分，以此來保護自己，假裝自己跟其他人一樣，藉此逃避社會大眾對客家人的既有印象。尤其到了都市或是南部，會感覺莫名的壓力，感受到客語的弱勢。在這樣的心態下，父親認為光靠家庭來保存客語，有極大的困難。個案 12 的客家籍父親也提到自己雖然客語流利，但在家庭以外的地方，不常使用客語，一來擔心別人聽不懂，二來害怕自己跟別人不同，擔心被排斥，所以會隱藏客家身分。在客家人這種弱勢、自卑的心態下，不敢承認客家身分，不敢使用客語，對客語的保存都是一種阻礙。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客家隱而不見 (*invisibility*) 的現象 (徐正光 2002, 黃宣範 1995, 丘昌泰 2005)。客家族群隱形化也是造成客語流失危機的重要因素。吳翠松、冉明珠 (2012) 透過訪談及觀察，提及影響客語使用的內在心理因素，包括：(1) 怕被視為異類；(2) 顧慮他人；(3) 怕丟臉。這些態度反映出客家族群「語族活力」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不足，因此，在語言上向強勢語言靠攏，產生聚合現象 (Giles, Bourhis and Taylor 1977)。客家族群隱藏族群身份，連帶的造成客語流失的現象，也得到丘昌泰 (2005) 實證研究的支持，他的研究結果顯示：隱性化程度愈高的客家人，其客語能力愈差，也較少使用客語，隱性客家人不要求子女學習客家話的比例高達 85.7%。由於自認弱勢，越保持沉默，結果造成更加弱勢的惡性循環形成

Noelle-Neumann 所謂的沉默螺旋現象（彭文正 2009）。

2. 族群認同與語言認同脫離

客家認同與客語認同有脫離的傾向。雖然受訪家長大多認為客家人應該具備客語能力，不過，反過來說，受訪家長又認為就算不會客語，只要有客家血緣，就算是客家人。以個案 1 和 2 來說，在父母這一代客語能力就已經流失。個案 1 的客家籍父親以及個案 2 的客家籍母親，因為都具福佬話能力，兩人都認為福佬話感覺較為親切。個案 1 的父親雖然不會說客語，但還是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對自己不會講客語也不覺得可惜。個案 2 的父母認為母語跟族群認同沒有關係，之所以流失是因為環境的改變，夫妻兩個以前都沒有意識到母語保存的問題，所以自然就跟孩子用華語溝通。

儘管語言的族群認同功能相當重要，可是語言並非認同的唯一來源，服飾、宗教、儀式等項目也可以成為認同的象徵。因此受訪者對會不會客語跟客家身份的關係，看法分歧。由上訪談結果可知，客家認同與客語有多種關係，大體而言，認為客語能力和客家認同可以脫鉤的家庭，客語維繫的狀況通常不佳。反過來說，保存客語的通婚家庭，則通常具備堅強的客語意識，同時也認為客語是客家身份的必要條件。

3. 客語認同有助於客語保存

積極正面的族群認同有助於語言保存；而客語能力高也能提高母語學習的動機。個案 7 的第一代外祖父母都是客語教師，非常注重客語的傳承。外祖父認為不會講客語的客家人是可恥的，他擔心年輕人不重視母語，甚至覺得講母語丟臉，所以他自創了「四要一不」來鼓勵下一代講客語。所謂「四要」是指要以身為客家人、會說客語、會讀客家漢文、傳承客家母語為榮；而「一不」則是要年輕人以「不會說客語為恥」。這樣強烈的使命感跟榮譽心，讓他堅持在家就是要講

客語，確實做到了客語的世代傳承。

個案 8 和 10 的第一代祖母，原來都是福佬籍，婚後努力學客語，並且以客家人自居，雖然不具客家血統，但藉由婚姻關係的建立，以及客語能力的提升，客語意識也變得強烈。個案 8 的祖母有強烈的客家認同，擔心客語流失，對於由家庭來保存客語，極具信心，認為成功的可能性有七、八成。所以她堅持只跟孫子講客語，雖然第二代的父母不會講客語，但第三代子女在祖父母的堅持下，客語聽說流利，具備華語、客語雙語的能力。個案 12 的父親就認為母語應該跟族群認同劃上等號，客家人無法從外型或是血緣去辨識身分，唯一的識別條件就是是否具備客語能力，會講客語的就是客家人，反之則否。

雖然有少數個案家長客家族群意識越強烈，對下一代母語的傳承比較積極；也有個案的家長是母語能力變強後，族群意識也變得更強烈。但是多數家長在心態上認同自己的族群以及語言，但在行動上卻不夠積極，導致客語流失。

4. 客語地位低，缺乏語言活力

個案 1、7、9、12 的家長都認為客語的地位低於華語、福佬話以及英語。以語言使用人數比例來看，客語不如華語及福佬話；以語言的重要性來說，客語又不如華語和英語，個案 12 的家長甚至認為客語在台灣的地位只比原住民語高一點。所以個案 1 的家長認為客語有需要再學就好了，身為客家人不會講客語也不覺得可惜。個案 7 的家長則認為客語雖然地位低，但多學一種語言也可以增加競爭力。個案 9 的家長認為不會華語，在團體中可能被排斥；英語則比較可能接觸到最新的資訊；而客語就是在家裡學。

個案 2 和 12 的家長都認為華語是基本的語言，華語能力差會影響孩童的受教權；英語是國際共通語言，個案 2 的客家籍的母親甚至希望台灣由英語來取代華語；個案 12 的客家籍父親也能認可台灣將

來變成一個只講英語的社會。以語言的工具性動機出發，客語地位低。

個案 4、5、6 的家長都認為英文能力對就業、學習有絕對的影響，可以提升競爭力，但前提應是孩子喜歡，而不是用強迫學習的方式。個案 4 的客家籍母親認為華語、英語都很重要，但她不希望台灣社會只偏重這兩種語言，她希望孩子華語、英語和母語都會使用，將客語放在與其他語言均等的地位上。個案 5 和 11 的家長都認為客語在現代社會的地位越來越高，逐漸受到重視。

在 12 個個案中，即使是認同客語傳承的家長，基於語言的使用人口以及現實的考量，在他們的心中，客語的地位明顯不如華語、福佬話或是英語。因為教育以華語為主，而福佬話的使用人口明顯高於客語，英語能力代表競爭力。再者，絕大多數的客家籍家長都具備福佬話的能力，客家人的福佬話能力遠強於福佬人的客語能力（黃宣範 1995）。擁有優勢語言能力的人，基於現實或是便利性，在語言選擇時往往配合語言能力較低的人，所以有些客家人轉而講華語、福佬話，越來越少講客語，客語的地位也就越來越低。整體來看，有兩個個案的家長認為客語這幾年的地位逐漸提升，其他大多數都認為客語在台灣幾種常用語言中，地位偏低。

5. 客語的情感價值

個案 2、8、10 都提到客語雖然不是社會普遍通行的語言，但是遇到同樣是客家人時，使用客語會拉近彼此距離，產生親切感。個案 2 肯定母語有保存的價值，能在與人深談時讓人感覺親切；個案 8 則認為客語可以與人溝通，對工作也有幫助；個案 10 也提到母語很重要，可以增進人際關係及友誼。

個案 7、9、12 都提到了客語的情感價值。個案 7 認為客語具有私密性，談到比較不想讓別人了解的事情時，就會使用客語；個案 9

的父親認為母語可以增進祖孫的感情，產生凝聚力，拉近彼此距離。母親也說在工作場合對老人家說客語，比較能讓老人家敞開心胸；個案 12 的父親則是認為對方只要講客語，他便認為是自己人。

語言有多種功能，工具性價值之外，還有情感、認同等功能，這些價值是母語的強項。在所有個案中，對於客語價值跟功能的認定，多半是屬於情感方面，包括對個人以及對族群的情感。雖然客家話近年來在制度支持方面有所提升，但是在人口數量、政治、經濟地位都還是弱勢，弱勢語族為了不在政治經濟上被隔絕，選擇向強勢語言靠攏，導致語言流失。語言有多種功能，基於地位與經濟考量的工具性價值只是其中的一種，過於強調語言的工具價值，往往忽略的情感性價值。

6. 客語的文化傳承功能

Fishman (1991) 認為語言有標明其文化的功能，由於語言文化緊密相連，族群語言在認知和情感層面方面，都是最能貼切表達和詮釋其族群的文化的工具。受訪者也注意到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其中有三個個案提到客語跟客家文化的關聯。個案 3 的父親認為母語關係著文化傳承，那是族群獨特的東西，具保存的價值；個案 7 的母親認為，身為客家人卻不會講客語，等於把語言連同文化丟掉；個案 8 認為母語的傳承很重要，語言代表一種文化，語言消失，文化也可能消失。

華語雖然有其工具性的價值，但族群情感以及族群文化，是華語所無法取代的。Harrison (2007) 論及語言死亡對人類的影響，就文化而言，失去語言：人類的文化傳統也將流失，失去口語的傳統文化，諸如詩歌、故事、笑話、謎語等；特別是大多數的語言沒有書面形式，這些口語文化的流逝後，將無法挽回。

7. 家長對母語教育的態度

學校教育在現階段的母語復振運動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所有的個案家長對於政府有心提倡母語，在學校開設母語課程，基本上都抱持支持的態度，但對於學校教母語的成效，普遍不具信心。受訪者對母語教學的態度，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四種。

(1) 支持母語教育，但認為成果有限

受訪者雖然認同學校的母語教學，但是也認為單靠學校還是無法復振母語。個案 3、4、5、6、8 都支持學校的母語教學，但對其成效持保留的態度。個案 3 的父親認為母語教育受限於師資，例如客語和原住民語，有各種不同的腔調和語族，學校課程很難為每一個學生都安排適合的母語課程。除此之外，母語課程的成敗跟家庭也有很大的關係，家長是否重視母語，跟孩子的學習成果有關。個案 4 的家長則認為學校母語課程只教課本上的東西，生活語言太少，無法讓孩子完全學會母語，最適合學習母語的環境還是家庭。個案 5 則認為母語教育應該要在國中、高中、大學成為主要的課程，經過考試、檢定來考核學習的成效。個案 6 的家長認為目前母語教學沒什麼成效，因為母語課程並不是全母語的教學，又缺乏練習，再加上母語課程大多教書面文章，難應用在生活上，所以成效有限。

學校的母語教育，雖然重要但是單憑學校的教育還是不足以保存母語（Baker 1998）。許多語言復振運動都以學校母語教育為主，Fishman（1991: 368）曾批評「學校就能搞定」的迷思，他認為學校母語教育有三個限制：（i）不是語言保存的最關鍵因素；（ii）學校的母語教育太晚也太少；（iii）無法達成溝通外的功能。

(2) 學校的母語教育應配合家庭與社區

學母語要有成效，必須讓孩子有實際練習聽說的機會，學校的課程無法滿足這個需求，所以應該有家庭和社區來配合才有效果。

個案 4、5、6、9 都提到學習母語應該是在家庭最有成效，學習客語的核心在家庭。個案 6 的家長認為學習母語，家庭是關鍵場域，而父母則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有傳承母語的責任，如果再搭配學校的母語課程，母語保存的成效會更好，以家庭為主角，結合學校母語教學。個案 3 的父親則認為母語若要保存，社區的力量很重要，應該凝聚社區的力量，由長輩帶領建立母語的實踐社群。個案 7 的家長認為，家庭保存母語主要是在聽說的部份，而且比較缺乏強制性，孩子不一定會配合，至於母語讀寫的部份就真的需要學校教育。所以如果學生的母語要達到聽說讀寫都會的程度，應該是家庭配合學校教育才能完成。

(3) 母語教育增加學生課業上的負擔

說母語原來是很自然的事，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能夠開口說，母語自然就能保留下來。有些家長認為母語變成學校課程，可能造成學生課業的負擔。個案 9 的父親贊成學校母語課程，但他認為學校的母語教學一個禮拜才一堂課，學生課業壓力大，可能無暇顧及母語課程。個案 12 則認為目前孩子的課業很重，再增加一個語言，對孩子來說是比較困難的。而且，母語教育就跟英文教育一樣，沒有全英文化的環境，所學的就只有應付考試。學習語言應該是一個環境自然造成，想用學習教育的方法去教會這個語言，個案 12 的父親認為這樣的立場是不對的。

語言之間有著相互依賴的關係，可惜母語的教育功能長期受到忽視。將母語視為學習障礙，常導致家長因為考慮學校課業，放棄母語，造成家庭語言流失。從這些個案家長認為母語會增加課業負擔看來，學校有必要傳遞正確的雙語教育訊息。

(4) 喚起大眾對母語的重視

學校母語課程時數不多，與其談學生學會多少母語，它背後更大

的意義是喚起社會大眾對母語的重視。個案 9 的母親說到孩子雖然會講客語，可是在家裡一直不願意講，自從上了客語課程，變得願意主動講了，所以母親認為母語教育讓她的孩子覺得母語是被重視的。由此可知，學校母語教學有多樣的功能：不但傳授母語溝通能力和族群文化，也傳遞學校對母語的態度，有提醒家庭注重母語的作用。

（三）家庭語言管理的方式及其成效

本研究所調查的 12 個個案都是居住在台東地區的福客通婚家庭。這 12 個個案可以歸納出以下五種家庭語言管理策略：一人一語及一地一語的策略、藉助保姆等照顧者的策略、單語言談策略、雙語言談策略、融入日常生活的客語習得、自由放任管理策略。

1. 一人一語及一地一語的策略

黃宣範（1995）認為「一人一語」與「一地一語」是發展家庭雙語現象的好方法。「一人一語」是指父母親各自以本身的母語和孩子說話，孩子則以父母親跟他們說的語言回答。「一地一語」則是劃分語言的使用領域，父母在家裡以弱勢語言和孩子說話，營造僅用族語的家庭環境；孩子從周邊環境、教育場所等途徑學習強勢語言，亦即在家說族語，在外說強勢語言。

本次訪談的 12 個個案中，雖沒有採用「一人一語」的父母，但個案 7、8、9 三個三代同堂的個案中，第一代祖父母都跟孫子講客語，而第二代父母則跟子女講華語，本文將這類隔代母語傳承的家庭歸類為「一人一語」的例子，雖然「一代一語」更能凸顯隔代語言傳承的現象。

我們訪談的家庭有三個個案以隔代母語傳承的方式，成功的保存客語。個案 7 的外祖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兒女時，採用「一地一語」的做法，外祖父說到他當年對孩子的要求就是出去講甚麼話都無所謂，回到家一定要講客語，不能遵守這個原則的話，甚至要受罰。個案 7

是三代同堂的家庭，父母主要跟孩子講華語，黃宣範（1995：249）認為造成弱勢語言流失的家庭語言策略是：「父母親相互以母語交談，但用強勢語言跟下一代交談。」不過，這個個案因為外祖父母仍然堅持對孫子講客語，因此子孫還是會說客語，形成隔代母語傳承的雙語現象。個案 8 的客家籍父親甚至不太會講客語，但是因為祖父母都跟孫子講客語，所以第三代子女華語、客語都聽說流利，而且祖母誇獎孫子可以面對不同的人馬上轉換不同的語言，從來不會將兩種語言搞混。這些例子顯示，就算家長未能傳承母語給下一代，透過祖父母輩的客語傳承，弱勢母語仍然能傳給後代。祖父母等長輩參與子孫的母語習得，不但可協助兒童習得母語，也能增進親情關係，有助於族群語言、文化和知識的傳承。為了擴大兒童母語學習的機會和環境，King and Mackey（2007）認為應當鼓勵親朋好友參與兒童的母語傳承。

2. 藉助保姆等照顧者培育客語能力

除了家庭成員外，福客通婚家庭也可以藉助家庭外的客語人才協助發展客語能力。King and Mackey（2007）就建議弱勢語言的家庭，藉重保姆以及祖父母之助，培育小孩的雙語能力。

個案 10 是比較奇特的個案，家中語言使用從來沒有用到客語，但小孩卻具備客語能力，原因是小時候由客家保姆照顧，保姆跟孩子講客語，因此而學會的。除了個案 10 借助保姆的力量保存母語外，個案 4 住在台東市，但子女兩歲以前在太麻里由祖母照顧，祖母只跟孩子講福佬話，所以孩子會講福佬話。個案 7、8、9 其實也是借助了祖父母輩的力量，這三個個案的父母輩都用華語和孩子溝通，是因為祖父母輩跟孩子講客語，才讓母語傳承下來。為了培育通曉母語的雙語兒童，King and Mackey（2007）建議優先聘請通曉母語的保姆。另外，學前兒童也可以參加沉浸式客語幼兒園，進一步強化客語能力。

3

³ 屏東縣客家事務處於 2007 年開始進行實驗性的客語沈浸教學計畫。陳雅鈴、陳仁富、蔡

3. 單語言談策略

家長的言談策略會影響小孩雙語發展，Lanza（1997）將家長的言談策略分為兩種：(1)「單語言談策略」：導致溝通限制在使用一種語言；(2)「雙語言談策略」：導致交談使用兩種語言，或是造成由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Lanza（1997）把這兩種策略視為連續體（continuum），區分出五種策略，如表 2：「最理解策略」（minimal grasp strategy）、「問問題策略」（expressed guess strategy）、「重複策略」（repetition）、「繼續說」（move on strategy）、「語碼轉移」（code-switch）。

表 2 家長的五種言談策略

言談策略	說 明
最理解策略	要是小孩說其他語言，家長可以說：我聽不懂或是請再說一次，這個策略保持單語交談情境；
問問題策略	小孩說其他語言，家長使用目標語言猜測他說的意思，通常使用是非問句；
重複策略	小孩說其他語言，家長用目標語重複說一次；
繼續說	家長不管小孩說其他語言，繼續談話；
語碼轉移	家長跟隨小孩的引導，轉向使用其他語言。

資料來源：參考 De Houwer（2009：134-35）。

個案 7、8、9 中，祖父母輩只跟孫子講客語，就屬於 Lanza（1997）所說的單語言談策略，將溝通限制在同一個語言，對弱勢語言的保存是最有利的。個案 6 中，祖父母輩對小孩曾經採取過「雙語言談策略」

典龍（2009）的客語沉浸計畫評估結果顯示，客語沉浸式教學對提昇幼兒客語聽說能力有顯著的成效。

中的「重複策略」，祖父母輩在孫子小的時候，會要求他們講客語。每當祖父母輩跟孫子講客語，而孫子用華語回答時，祖父母會糾正他們，用客語再講一次。理論上這種「重複策略」是能夠支援小孩使用弱勢語言的，但是孫子長大後，課業忙碌，在家時間變短，祖父母輩的影響力也有限，所以孫子的客語能力還是流失，只會聽，還有說一些簡單的對話了。個案 11 也是如此，父親在跟孩子講客語的時候，如果孩子用華語回答，父親會用客語講一遍，然後要孩子複述；如果孩子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則父親會用華語解釋一遍。

4. 雙語言談策略

個案 12 的父親表示也曾試圖跟孩子講客語，但孩子只會回華語，於是父親自己也就順勢講華語了，父母語碼轉移到孩子所使用的強勢語言上，這種容許孩子僅使用強勢語言的「雙語言談策略」，最後的結果通常是小孩只會使用單一強勢語言。所以個案 12 子女的語言能力只有華語。Yamamoto (2001: 127) 建議，為了確保弱勢語言生存，最好採取弱勢優先的原則，她說：「弱勢語言的家長越常使用弱勢語言跟小孩說話，越少使用強勢語言跟小孩說話，小孩就越可能跟家長使用母語說話。」

5. 融入日常生活的客語習得

家庭是母語保存的基礎，營造家庭母語環境，創造豐富有趣的語言環境，是家庭語言管理的重點。King and Mackey (2007) 建議，營造家庭母語環境時，需要注意有效的語言學習是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融入日常活動和互動，並跟真實生活結合。

以下三個個案雖然會在特定場合跟孩子講客語，但通常時間不長，也不會持續，所以要藉此傳承客語是比較困難的，只有個案 5 因為就住在非都市、客家人聚居的池上鄉，所以孩子還是會講客語。個案 3 的客家籍母親會在特定節日，或是與小孩互動遊戲時，教導小孩一些

客家節慶用語，或是唱客家童謠，其他時候因為丈夫不具客語能力，父母輩與子女之間就不會使用客語，所以孩子只懂得一些客家名詞還有簡單的問候語。個案 5 的祖父母輩只有在下田工作時，會跟孫子用客語交談，祖父說就是在下田工作時覺得客語特別好用，有些農事方面的詞彙，只會用客語說，其他時候則還是跟孩子講華語為主。個案 3 和個案 5 的情況也反映出客語存在缺乏新詞彙的問題，所以只有在傳統的農事、節慶方面，覺得客語好用，而面對日新月異的生活，客語如果沒有新增適合的詞彙，會增加學習上的困難。個案 6 的家長利用父子參加客語認證的那段時間，指導孩子客語，但考試結束也就沒有繼續教母語了。個案 11 的父母輩，會在吃飯、開車的時候，教一些日常生活用語。也會在孩子表達想學客語的時候，馬上教他們，但總是很快就不了了之。

個案只有少數將客語融入日常生活的例子。弱勢語言家長可以參考文獻上提到許多營造母語環境的做法，將母語融入日常生活，用趣味的方式，提升兒童學習的興趣，也要持之以恆，才能養成常說母語的習慣。文獻上有如下的建議：邀請說母語的孩童及成年人到家庭訪問，經常的和母語的單語說話者見面，到說母語的地區旅行，問小孩問題，以母語玩遊戲，進行角色扮演、聽兒歌、故事、笑話、諺語或看書、錄影帶、電視、衛星電視等（張學謙 2011）。另外，可以參考 Kopeliovich（2013）的「快樂語言法」（Happylingual approach），這個方法採取活潑有彈性的家庭語言支持，主張在母語傳承過程中，加入積極正面的情感面向，注重兒女的語言成長，以小孩的需求作為家庭語言政策管理的核心。福佬客家通婚家庭可以學習快樂語言法，將母語保存建立在強調雙語現象為資源而非負債的觀點，同時透過快樂、有趣的方式讓兩種語言和平相處。

6. 自由放任的策略

訪談中，常詢問受訪者夫妻之間是否曾經討論家庭語言使用問題，

以及形成家庭語言政策的過程為何？12 個個案中，大多數的父母對於家庭語言是缺乏積極管理的，誠如他們所自述的，就是比較放任式的管理。父母不曾討論過家庭中如何使用語言的問題，也不曾意識到家中有誰在主導語言的使用。

雖然有幾個個案的家長會在特定場合，或是偶爾一時興起，教小孩講些簡單的單字或是生活對話，例如個案 3、5、6、11 會在一些特定場合教孩子講客語，但沒有持續，或是像個案 4 的家長也曾經共同決定和孩子講母語，但是受制於語言使用習慣，總是沒多久就恢復講華語。這些個案對母語的管理雖然不是完全放任，但曇花一現的母語管理，對保存母語的作用不大。

個案 1、2、4、12 在母語保存上，幾乎完全沒有作為。個案 1 的家長認為母語有需要再學就好，客家籍的父親本身也不會講客語，子女也只有華語聽說流利而已，母語流失。個案 2 的客家籍母親也已經不會講客語，過去沒有意識到母語保存的問題，所以也沒有所謂的語言管理。個案 4 的客家籍母親覺得孩子就住在福佬人多的地方，附近沒有客家人，丈夫也不會講客語，就連帶孩子回到娘家那邊，親戚們也都跟孩子講華語了，所以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沒有想過母語保存的問題，也沒有具體作為。個案 12 對家庭的語言管理就是比較放任的做法，夫妻間沒有討論過對下一代語言使用的問題，當然對母語學習也就沒有規劃，客家籍父親認為語言就是一種溝通的工具，孩子不會母語，而大家都會講華語，那就不用華語溝通就好了。

從上述訪談結果，可以了解受訪者家庭通常欠缺動機和批判意識，因此順其自然採取自由放任的管理，結果導致華語取代母語，成為家庭主要語言。García (1992) 曾用語言花園的比喻，論證語言規劃的必要，她認為花園如果不加管理的話，強勢的花卉可能危及弱勢花卉的生存，因此需要積極管理，才能維持花園的多樣性，家庭雙語的維持，也需要規劃與管理。

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是：福客父母與客福父母對子女母語能力態度的影響是否有差異？這次調查的 12 個個案中，客福父母占多數（8 個個案），福客父母個案只有 4 個。雖然客福家庭的客語保存較佳，5 個保存個案都來自三代同堂的家庭，其中 4 個是客福父母的家庭，只有 1 個個案來自福客父母。在這 5 個家庭中，父母輩對子女輩主要都是使用華語，但客語卻能夠傳承，應與祖父母輩堅持全客語使用、居住在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以及客家保姆有關。同時，不論福客或是客福父母，普遍認同母語保存的重要，而客語較難，使用人口少，學習不易，所以支持子女輩刻意去學客語；而對於福佬話，則普遍認為使用人口較多，以後環境有需要自然能夠學會。雖然都肯定母語保存的重要，但在日常生活中，侷限於生活忙碌及語言使用習慣，大多數父母輩對子女輩都以使用華語為主。所以，從這 12 個個案中觀察到，客福父母或是福客父母對子女母語能力的態度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五、 結論與建議

家庭語言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用意涵，家庭語言決策過程與子女的母語傳承息息相關，也是衡量母語保存成效的重要指標。本研究關於福客通婚家庭政策的分析，顯示大多數的福客通婚家庭中，華語成為家庭的慣常語言，缺乏客語學習和使用的空間；加上缺乏足夠的語言意識形態支撐，對於母語通常採取順其自然、自由放任的語言管理。從少數保存客語的福客通婚家庭可知，客語流失並非不可逆轉，部分家庭還是能夠逆流而上，擋住華語排山倒海的攻勢，固守家庭母語的堡壘。

台灣社會正面臨華語之外的族群語言急劇流失的危機。大規模的本土語言流失，轉向華語，許多兒童語言社會化的經驗，變成「如何學會國語，忘記母語」的過程（Mair 2007）。需要注意的是，官方語

言政策至少在表面上，已經不再是獨尊國語、壓制本土語言的政策，客委會也將復振客語作為施政的重點，國小也必修母語，然而，母語持續流失。為何官方的政策難以復振母語？Romaine (2002) 認為官方語言政策通常無法達到復振瀕危語言的目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策對家庭語言使用的影響微乎其微 (negligible)。Fishman (1991) 曾指出，家庭是弱勢語言習得母語的最主要場所，缺乏家庭的世代語言傳承，很難維持母語的生機。

Baker (2001: 93) 指出：「要達至穩定、長久的雙語現象，有必要進行家庭語言規劃」，藉由家長積極介入家庭語言規劃，不但可以確立家庭的主體性，更可以建立家庭母語的世代傳承，有效的達成母語復振。弱勢母語的傳承最終取決於家長或兒童的照顧者是否決定使用瀕危語言跟小孩交談 (Spolsky 1991; Fishman 1991)。過去，福客通婚通常導致福佬話保存，但是客語流失。近年來，華語卻逐漸取代福佬話成為各族群家庭的主要語言，福客通婚家庭也不例外。華語挾其強大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勢力，對本土語言有強大的破壞力。家庭是抵抗華語入侵最為核心的堡壘，在母語逐漸流失之際，有必要進行家庭語言政策規劃。家庭語言政策讓語言復振的焦點回到家庭，透過由下而上的家庭語言規劃，可避免傳統語言規劃忽略語言傳承基礎的缺失。福客通婚家庭的子女的雙語能力並不會自動獲得，為了捍衛母語在家庭的存在空間，家長需要積極介入，影響家庭的語言選用，提供弱勢語言更多的學習和使用空間。如同蕭新煌、徐正光 (1995: 32) 所指出的：

客家人必需從自身及家庭中作起，強調母語使用與傳承的重要性，只有自救才能使整個族群得救。

參考書目

- 丘昌泰，2005，〈臺灣客家族群的自我隱形化行為：顯性與隱性客家人的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論文發表於「2005 全國客家學術研討會：學術定位、社會脈絡與經驗探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客家學院主辦，5月26-27日。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5，《94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_____，2010，《98至99年度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吳翠松、冉明珠，2012，〈台灣客家人的語言使用習性及其成因初探：一個苗栗地區的觀察〉。《客家公共事務學報》5：89-121。
- 徐正光，2002，《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徐毓莉，2006，〈客家文化傳承系列報導／語言篇〉。《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6/3/29/n1270294p.htm>，檢索日期：2014年10月12日。
-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論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 張麗君、郭珍姘，2005，〈美濃客家地區家長語言能力與幼兒在家語言使用現況之調查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36(2)：141-170。
- 曹逢甫，1997，《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台北：文鶴。
- 梁世武，2009，〈台灣族群通婚與族群認同之研究〉。《問題與研究季刊》48(3)：33-57。

- 陳信木，2003，《台灣地區客家人口之婚配模式：世代、地理區域、與社經地位比較分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陳春美，2012，《客語能力佳幼兒之家長對客語保存的態度及行動》。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淑娟，2004，《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_____，2007，〈台灣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的個案研究—以閩、客雙語的大牛欄及泰雅族水田部落為例〉。頁 41-45，收於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陳雅鈴、陳仁富、蔡典龍，2009，〈客語沉浸教學對提昇幼兒客語聽說能力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41（2）：345-360。
- 彭文正，2009，《客家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五南。
- 黃以敬，2003，〈聯合國警訊 台灣—母語滅絕危機地區〉。《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nov/23/today-life5.htm>
m，檢索日期：2014年5月1日。
- 黃河、陳信木，2002，《全國客家認同與客家人口之抽樣調查》。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
- 楊文山，2010，《98年至99年度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報告》。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蕭素英，2007，〈Holo話與客家話的活力：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度的評估準則談起〉。頁 55-71，收於鄭錦全等編，

《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蕭新煌、徐正光，1995，〈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臺北地區的調查分析〉。《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0：1-40。

聯合報，2002，〈母語的傳承與流失〉。《聯合報》，第14版，2002年4月29日。

鍾秋妹，2009，《美濃客家家庭客語的流失與保存》。國立台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肇錦，1989，〈祭文〉。《客家雜誌》，15：22。

_____，1990，《臺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社。

Baker, Colin, 1988, *Key issues in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_____, 2001,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Chen, Su-Chiao, 2010, "Multilingualism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5: 79-104.

Cooper, Robert L., 1979,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spread and language change." Pp.23-50 in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79: Language in Public Life*, James E. Alatis and G. Richard Tucker ed.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09, "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8: 351-375.
- De Houwer, Annick., 2009, *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Bristol,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García, Ofelia, 1992, “Societal Multilingualism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Pp. 1-27 in *Language for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Lincolnwood, H. Byren (ed.), Illinois: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
- Giles, Howard, Richard Bourhis and Donald Taylor, 1977,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Pp. 307-348 in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Howard Giles (ed.), London: Academic Press.
- Harrison, K. David., 2007, *When Languages Die: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and the Erosion of Human Knowledge* (Oxford Studies in Sociolinguistics). Engl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ng, Kendall and Alison Mackey, 2007, *The Bilingual Edge: The Ultimate Guide to How, When and Why to Teach Your Child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 HarperCollins.
- King, Kendall, Lyn Fogle and Aubrey Logan-Terry, 2008,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5): 907–922.
- Kopeliovich, Shulamit. 2013, “Happylingual: A Family Project for Enhancing and Balancing Multilingual Development,” Pp.

249-275 in *Successful Family Language Policy*, Mila Schwartz and Anna Verschik (eds.), Dordrecht: Springer.

Lanza, Elizabeth, 1997, *Language Mixing in Infant Bilingualis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ir, Victor, 2007, "How to forget your mother tongue and remember your national language."
<http://www.pinyin.info/readings/mair/taiwanese.html>" (Date visited: February 19, 2008).

McConvell, Patrick and Nicholas Thieberger, 2001, *Stat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Australia - 2001*. Australia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Second Technical Paper Series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 Canberra.

Romaine, Suzanne, 2002, "The impact of language policy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4(2): 150-161.

Sandel, Lyle, Chao, Wen-Yu and Liang, Chung-Hui. 2006. "Language shift and language accommodation across family generations in Taiw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7(2): 126-147.

Schwartz, Mila, 2010, "Family Language Policy: Core Issues of an Emerging Field."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1(1): 171-192.

Spolsky, Bernard, 1991, "Hebrew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within a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p.137-155 in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Culture and Thought: Essays in Honor of Joshua A. Fishman's Sixty-fifth Birthday*, R. L. Cooper

and B.Spolsky (Eds.), Berlin: Mouton deGruyter.

_____,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amamoto, Masayo. 2001, *Language Use in Interlingual Families: A Japanese-English Sociolinguistic Study*. Great Britain, England: Cromwell Press Ltd.

Young, Russell, 1988,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in Taiw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9 (4): 323-338.